

素羅 錄話對視電

行印局書華中灣台

譯曦言



252



言曦譯

羅素電視對話錄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二版

羅素電視對話錄

平裝一冊基本定價壹元伍角正

(郵運滙費另加)

譯者

言

曦

發行人

熊

鈍

生

印刷者
發行處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本書局登
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
臺業字第捌叁伍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臺總) 丙華

前言

這是一九五九年春，英國電視廣播公司訪問羅素的實錄。原書名是 *Bertrand Russell Speaks His Mind*。先由電視廣播公司拍攝影片，歷時四日半始告完成。由於羅素堅持自己並非演員，所以不用預先準備的底稿，也沒有任何一段是重新拍攝過的，本書就是照原來所說的話，一字不改地記錄下來的。

擔任發問的人是伍德羅·魏雅特 (Woodrow Wyatt)，一位學驗俱豐的電視評論員，同時也是工黨的下院議員，所問皆能掌握論題的中心，有時很尖銳，問得好，答得也好。羅素雖堅持自己不做演員，但這確是一次成功的合作演出。

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在以最簡短的篇幅，最淺近的語言，表達羅素一生思想的精華。從哲學、宗教、戰爭、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權力、快樂、談到氫彈和人類的未來，其中充滿了機敏與智慧，閱肆捭闔，而無一語不可解。很多西方人所著的哲

學書，很難讀懂，但用盡心力讀懂之後，就覺得沒有什麼留下來值得你再去思考的了。羅素的著作正與此相反，很容易讀懂，但讀懂之後却留下許多啓示，值得你去一再思考。羅素曾經略帶諷刺地說過，爲了奠定你在學術界的地位，第一本書應該寫得祇有少數幾個人讀得懂，但如果你真的想成爲學者，以後的書就應該寫得大多數人都能讀得懂。羅素本人的著作，無論短文或巨帙，文辭皆清逸流暢，無不達之事，無不明之理，羅素之成爲二十世紀影響最廣泛的思想家之一，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譯一本書並不等於即完全同意原作者的觀點，例如他對宗教與出版的看法，即稍嫌偏執。但大體上說來，他毋寧是一個思想上的「折中」主義者。他不信任任何宗教，但不願否定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他反對用氫彈消除共產主義，但他對共產主義有敏銳而簡截的批判——「第一、馬克斯過份強調經濟，忽略了其他方式的權力；第二、馬克斯被英國一八四〇年企業的情況引入歧途，誤認所有權支配權力而不是

經理管制支配權力。以上這兩種見解使他提出一種自認可以治好世界一切病態的萬應靈藥，而這個藥證明完全是騙人的。」其反共意識，在對話中隨處可見。他反對戰爭，但他認為打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正當的，因為這是抵抗侵略的戰爭，而第一次大戰英國就應該守中立，那樣戰爭就可以早日結束，也不會產生共產黨和納粹那種禍害人類的制度。他反對德國派的理想主義的哲學，承認自己是英國傳統的經驗主義者，與洛克一脈相承，但他又憧憬於一個世界性的政府，掌握最強大的武力，足以懲罰任何不服從「判決」的國家。他認為管理與科學的效率日增，未來的世界將更趨單調而缺乏樂趣，但他又認為人們假如受過明智的教育，就會有比較開闊的胸襟，允許別人快樂，作為自己快樂的必要條件，他所憧憬的這個世界遠比任何存在過的世界更光輝、更壯麗、更快樂、更充滿想像力與歡欣鼓舞的心情。我認為這是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折中。

這本書是一九六〇年在倫敦出版的，大概由於發行量少，流布未廣，所以至今

沒有中譯本。我是在出版當年由美國的一位友人寄給我的，當時並曾在我的「辨生死」一文中引用他和喬維特教授的一段對話。十數年後，檢而重讀，仍覺其清新而啓人深省，乃試譯以饗讀者。

譯者·六十三年一月廿日

羅素電視對話錄

言 曦 譯

目 錄

前 言.....	一
一、什麼是哲學.....	一
二、宗 教.....	一
三、戰爭與綏靖主義.....	二
四、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	三
五、禁忌的倫理.....	四
六、權 力.....	五

七、什麼是快樂？·····	六二
八、國家主義·····	七五
九、英 國·····	八六
十、個人的職能·····	九九
十一、狂熱與寬容·····	一〇九
十二、氫 彈·····	一一九
十三、人類的未來·····	一二九

羅素電視對話錄

一、什麼是哲學

伍德羅·魏雅特（以下簡稱魏）：羅素爵士，請問什麼是哲學？

羅素爵士（以下簡稱羅）：那是一個非常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我想不會有兩個哲學家給你相同的答案。我自己的看法是，哲學是對我們現在還不可能徹底瞭解的事情的一種揣測。這祇是我的答案——不代表其他任何人。

魏：哲學和科學的區別是什麼？

羅：大體上說，科學是談我們知道的事情，哲學是談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定義，因此，由於知識的進步，哲學上的問題不斷進入科學的範圍。

魏：當某些事物已經被確定或者被發現，就不再是哲學，而變成科學嗎？

羅：是的，所有各種過去稱爲哲學的問題，這個時候都不再稱爲哲學。

魏：那末，哲學的用處是什麼呢？

羅：我想哲學有兩種用處。一種是使人對那些還不能在科學知識上禁得起考驗的事情保持揣測的興趣；對於使人類感覺興趣以及人類應該感覺興趣的事情，科學知識究竟祇能涵蓋很小的一部份。對於具有極大興趣的許多事情，至少在現在，科學還知道得太少，而我不希望人類的想像力被局限封閉在現在的知識範圍之內。我認爲，使你在假想的領域裡擴大想像的視野，就是哲學的用處之一，還有一種用處，我認爲是同樣重要的，就是告訴大家，有些事情，我們自以爲已經知道了，其實是並不知道，一方面，哲學使我們繼續思索那些我們有一天可能會瞭解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使我們虛心地瞭解，有些事情看起來多麼像是知識，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知識。

魏：關於過去曾經加以揣測後來產生實際結果的事情，您能不能爲我們舉一些實例？

羅：可以，這很容易，尤其是從希臘哲學上去找。希臘人想出了一大堆的假設，後來證明是有價值的，但當時却無法加以實驗。譬如原子的假設，德謨克里脫（Democritus）說物質由細小的原子組成，兩千年或者兩千多年後，證明這是正確的科學觀念，但當時這祇是一種提示，再以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爲例，他是歷史上第一個人，提示是地球繞着太陽轉，不是太陽繞着地球轉，而每日天象的顯著變化也是由於地球轉動的緣故。這個假設被埋沒遺忘了兩千年，直到哥白尼的時代纔重新被提起。但如果沒有阿里斯塔克，哥白尼可能永遠想不到這一點。

魏：這種假設是從何而來呢？是由於一種直覺嗎？

羅：哦，不是的。人們首先想出這些假設的時候，並不能說：「這是真理。」

——祇能說：「這或許是真理。」假如你有良好的科學想像力，就可以想到各種各

樣「或許是真實」的事情，而這就是構成科學的主要因素。你最初想到某些事情或許是真實的——然後再去觀察是否真是如此，結果你發現通常的情形是否定的。

魏：柏拉圖不是說德謨克里脫的原子理論毫無意義嗎？

羅：柏拉圖被他的理論嚇壞了——以至於說所有他著的書都應該燒掉——因為柏拉圖不喜歡科學。他喜歡數學，但不喜歡其他任何屬於科學的東西。

魏：如此說來，在某種意義上，哲學變成爲科學而服務了。

羅：這句話有一部份是對的。但是，哲學當然不僅是爲科學服務——因爲有許多事情是科學無法應付的。譬如所有關於價值的問題，科學不會告訴你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好壞是一種目標，不僅是一種手段。

魏：您認爲，這些年來，哲學家的態度以及公衆對哲學的態度，有什麼改變呢？

羅：這要看你心目中是那一個學派的哲學。這在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學說裡

，主要的工作都在對於認識世界的一種嘗試，我個人認為，這是哲學應該做的事情。然後你會想到斯多噶學派（Stoics），他們的着重點主要在道德——你會想到應該堅忍不拔，應該毫無怨尤地茹苦含辛——這就是「哲學」的一種通俗的用處。

魏：你認為馬克斯也是哲學家嗎？

羅：在某種意義上說，他當然也算是哲學家。但是在哲學家們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一部份哲學家的存在是爲了維持現狀，另一部份是爲了推翻現狀——馬克斯當然是屬於第二類。在我看來，兩者都不對，因爲這不是哲學家的真正責任。我認爲哲學家的真正責任不在改變世界，而在認識世界，這和馬克斯的話恰好相反。

魏：請問您是那一類的哲學家呢？

羅：我唯一給過我自己的「頭銜」是「邏輯的原子論者」，但我對於「頭銜」並不熱心。我寧願避免這些「頭銜」。

魏：請問「邏輯的原子論者」是什麼意思？

羅：我的意思是說，要瞭解你所觀察的任何一個目的物的特性，必須分析——你能夠分析，一直到你遭遇不能再進一步分析的東西為止，而這些東西就是「邏輯上的原子」。我稱之爲「邏輯上的原子」，因爲它們不是物質上的微粒。可以說，它們是物質由此而組成的觀念。

魏：今天哲學的主要潮流是什麼？

羅：在這裡，我們應該區分爲英語國家與歐陸國家。現在的趨勢，這種區分比過去更顯著，顯著得多。在英語國家，特別是英國，由於爲哲學尋求一個獨立的領域，一種新的哲學正在興起。我方才曾經說過，哲學似乎祇是「未完成的科學」，有些人就不喜歡這種看法。他們要求哲學有它自己的領域。這就把哲學引向一種也許可以稱爲「語言學的哲學」，這類哲學家的重要工作不是解答問題，而是把問題的含意分析得非常清晰。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到溫徹斯特，迷了路，到一家鄉村的小店去問：「你能告訴我到溫徹斯特最短的路怎麼走嗎？」被問的人向後屋我看不到

的另一個人說：「這位先生想知道到溫徹斯特最短的路。」後面傳出來回答的聲音：「溫徹斯特？」前面的人答：「是的。」後面又問：「到溫徹斯特的路？」前面又答：「是的。」後面還要問：「最短的路？」前面再答：「是的。」後面最後才說：「我不知道。」因此，我必須在得不到任何指引的情形下自己找路走。這就是牛津哲學認為一個人應該這樣做的事情。

魏：你的意思是把問題弄清楚，永遠不管答案是什麼？

羅：是的，他們認為尋求答案是別人的事情。

魏：這和歐洲大陸的方法有什麼不同？

羅：歐洲大陸的哲學是屬於「純種」的。我對這種哲學不再表示贊同。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傾向越來越明顯，更接近早期的哲學。有各種各類的哲學起源於吉爾凱加爾（Kierkegaard）對存在主義的關切，也有某些哲學是為傳統的宗教辯護而產生的。像這一類的東西很多。我不認為在所有的這些哲學裡面，具有任何重要的